

149

邓开善 选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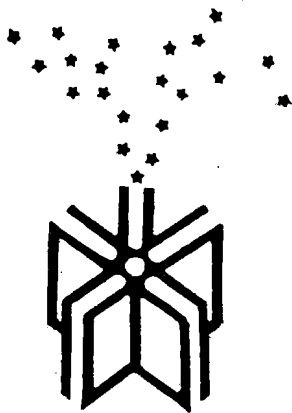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微型小说精品选辑

WU JIAO



五角丛书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五角丛书

世界微型小说精品选辑

邓开善 选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4 号

责任编辑：王牧群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世界微型小说精品选辑

邓开善选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5.125 字数 93,000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800 册

ISBN 7-80511-802-7/I·190 定价：5.00 元

目 录

父亲(挪威:比昂松)	1
迈亚安的鬼魂(法国:米斯特拉尔)	7
解脱(印度:泰戈尔).....	12
无法挽救的灾祸(印度:泰戈尔).....	17
生活的呼声(挪威:汉姆生).....	22
往事如梦(英国:高尔斯华绥).....	29
兵连祸结(意大利:皮兰德娄).....	36
孤草依依(意大利:皮兰德娄).....	42
英雄之死(瑞典:拉格尔克维斯特).....	49
桥畔的老人(美国:海明威).....	53
等待的一天(美国:海明威).....	58
十字路口集锦(美国:海明威).....	63
艾略特夫妇(美国:海明威).....	70
开小差(美国:斯坦倍克).....	76
早餐(美国:斯坦倍克).....	81
考验(苏联:肖洛霍夫).....	86
三个钮扣(苏联:肖洛霍夫).....	90
检查员(苏联:肖洛霍夫).....	95
雨伞(日本:川端康成).....	99
石榴(日本:川端康成)	103
金丝鸟(日本:川端康成)	108

照片(日本:川端康成)	111
向阳(日本:川端康成)	114
夏天的鞋子(日本:川端康成)	118
优哉游哉(德国:伯尔)	122
在桥头(德国:伯尔)	126
我的昂贵的腿(德国:伯尔)	130
奥勒和特露法(美国:辛格)	134
最近的一天(哥伦比亚:马尔克斯)	140
求求你们,别开玩笑	
(西班牙:卡米洛·何塞·塞拉)	145
老调调(西班牙:卡米洛·何塞·塞拉)	149
蓝眼睛(墨西哥:奥克塔维奥·帕斯)	153

父 亲

19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

[挪威]比昂松

本故事中要讲的人是他所在的教区中最富有、最有影响的人，他的名字叫索德·奥弗阿斯。一天，他高傲而又诚恳地出现在牧师的书房里。

“我生了一个儿子，”他说，“我希望把他带来受洗礼。”

“你将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“芬思——随我父亲的名字。”

“他的教父教母呢？”

他说了他们的名字，事实证明他们确是索德在本教区的亲友们中最好的一些人。

“还有别的事吗？”牧师问着，一面抬起头来。

这位农民犹豫了一下。

“我非常想由你来对我儿子进行洗礼。”他终于说。

“那就是说要在周日进行洗礼吗？”

“下星期六中午十二点。”

“还有什么事吗？”牧师问道。

“没什么了。”这位农民把他的帽子快速地转动

一下，似乎就要走了。

牧师站了起来。“然而还有一句话，”他说着向索德走了过去，拉住他的手并威严地瞧着他的双眼说，“但愿上帝恩赐，你的孩子会给你幸福！”

十六年后的一天，索德又一次站在那牧师的书房里。

“真的，你一点也没有老，索德。”牧师说，因为他在这个人身上没有看到一点儿变化。

“那是因为我无忧无虑。”索德回答说。

对此，牧师没有说什么，过了一会儿，他问道：“今晚你有事吗？”

“今晚我是为要在明天行坚信礼的孩子而来拜访你。”

“他是个聪明的孩子。”

“在听到他明天在教堂里挨到第几个行坚信礼之前，我不想付给牧师钱。”

“他将名列第一。”

“我已听人这样说了。这是付给牧师的十元钱。”

“还有什么事可为你效劳？”牧师眼睛盯着索德询问道。

“没别的事了。”

索德走了出来。

光阴飞逝，又过去了八年。有一天牧师听到书房外传来一阵嘈杂声，有许多人正朝书房走来，领头的是索德，他第一个进来。

牧师抬头瞧了他一下，认出了他是谁。

“索德，今天陪伴你的人很多。”他说。

“我到这里来请求教堂公布我儿子的结婚预告，他就要和正站在我身旁的路德门德的女儿卡伦·斯托利登结婚。”

“唔，她是教区中最有钱的女孩子。”

“人们是这样说的。”农民回答说，一面用手将自己的头发向后理了一下。

牧师坐了一会儿，似乎是在沉思，然后将名字写在他的簿子上。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。两个亲家在簿子下方签了字。索德把三元钱放在桌子上。

“给我一元就行了。”牧师说。

“这点我十分明白，但他是我唯一的孩子。因此我要做得漂亮些。”

牧师收下了钱。

“索德，你为你孩子的事到这儿来已是第三次了。”

“可是这次我可把他的事结束了。”索德说，一面收起钱包说声再见，就走了。

和他一起来的人慢慢地跟随着他。

两星期后，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，父子俩划着船渡过湖到斯托利登小姐处去安排婚事。

“这块坐板不牢了。”儿子说着，站起来想把他坐着的那条板弄弄好。

就在这一片刻，他脚下的那块板滑开了。他伸出双手，尖叫了一声，就跌到船外去了。

“抓住桨！”父亲叫喊着，跳起来把桨伸出去。

可是当儿子作了几次努力之后，身子变得僵硬了。

“等一等!”父亲喊着,开始将船向儿子划过去,这时儿子翻了一个身,向父亲脸上久久地看了一眼,沉了下去。

索德简直不能相信,他把船稳住,盯着儿子沉下去的地方,其神情仿佛是他的儿子肯定会重新浮到水面上来似的。升上了一些水泡,又升上了一些水泡,随后升上了一个大水泡,破裂了,湖面重新又变得平稳光亮如镜了。

整整三天三夜,人们看到父亲划着船在湖面出事地点的周围不断地兜着圈子,既不吃一点东西也不合一会儿眼。他在湖底捞儿子的尸体。直到第三天的早晨,他才找到尸体,他将他抱在胸前,越过山岭,回到自己的园子里。

大约一年之后。在一个深秋的夜晚,牧师听到门外走廊上有人在小心翼翼地寻找他家的门闩。牧师开了门。走进来的是一位高个子瘦削的人,弯腰驼背,满头白发。牧师看了他好一会儿才认出他是谁,他是索德。

“这么晚你还在外面散步吗?”牧师问着,静静地站在他面前。

“啊,是的,已很晚了。”索德说着,坐了下来。

牧师也坐了下来,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两人久久地沉默着。索德终于说话了:“我有些钱愿意施舍给穷人,我想把这些钱以我儿子的名义作为遗产投资。”

他站了起来,将一些钱放在桌子上,随后又坐了下来。牧师把钱点了一下。

“这是一大笔钱，”他说。

“这是我整个园子一半的价值。我今天把它卖了。”

牧师默不作声久久地坐着。最后他问道，不过声音显得很温和。

“你现在打算干什么，索德？”

“干一些更有意义的事。”

他们在那儿坐了一会儿，索德的眼睛望着地板，而牧师的眼睛则凝视着索德。片刻之后，牧师缓慢而温和地说：

“我认为你的儿子终于给你带来了真正的幸福。”

“是的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”索德说着抬起头来，两大滴泪珠缓慢地滚下他的双颊。

（胡瑞璋 杨谊青 郭秀萍译）

〔简评〕

天底下有慈爱的父亲，有无知的父亲，也有既慈爱又无知的父亲，索德便是后一种人。

索德曾四次迈进牧师的家门：第一次的高傲诚恳；第二次的轻松自得；第三次的威风八面；第四次的畏缩狼狈，无不显示了他为了儿子呕心沥血最终却悲痛欲绝的历程。

儿子能给自己带来幸福，这是天下父母的心愿，然而他们望子成龙的作法呢？千百年来却莫衷一是。从索德事无巨细、为儿子疲于奔命中可以看出，他已经滑入了溺爱的泥淖。其结果竟是如此的出人意料和令人痛心：在“一个风平浪静”的日子里，儿子翻入湖中，只换回一些升起又破灭的水泡。

父亲溺爱，儿子溺死——简单的悲剧情节中蕴含着深刻

哲理。所以当牧师说出：“我认为你的儿子终于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”时，索德便也应和“我也是这样想的”。但他幡然醒悟间，发现明白这个道理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以致“两大颗泪珠缓慢地滚下他的双颊”。

如何令父爱的雨露催出奇葩？如何让后代扬起自立自强的风帆劈波斩浪？

《父亲》作出了深沉的回答，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。

（张云峰）

迈亚安的鬼魂

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

[法国]米斯特拉尔

大约是在1820年或1825年——反正年份不重要——在迈亚安，死了一个名叫克洛迪荣的人。由于他没有子女，他房子的大门在五个月的时间里一直紧闭着。但最后终于有一名房客前来居住，于是，房子的窗户又打开了。可是过了几天，在迈亚安到处流传着一条奇怪的消息：克洛迪荣的房子闹鬼。

新来的房客和他的妻子通宵都听见拨弄东西的声音：一种特别的声音，好像有人在抖动羊皮纸。人们一点灯，就听不到什么；人们一灭灯，这种神秘的纸张沙沙声就响得更厉害了。房客们费劲地到处寻找，在房子的各个角落转来转去，把碗橱揩拭干净，在床底下和楼底下查看，他们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可以解释夜间抖动的声音。可是这种声音每天一到夜里便重新响起。如此这般，两个人怕极了。他们对邻居说：“谁愿意谁就在克洛迪荣的房子里睡吧，里面有鬼。”于是，他们搬走了。

吓得够呛的邻居们也想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于是，胆子最大的人，用长柄叉和枪枝武装起

来，轮流到克洛迪荣的房子里睡觉。灯一灭，那可恶的抖动声便又重新出现，而人们始终没能弄清楚声音是从哪里来的……

那些守夜的人，一面划着十字，一面轻轻地念着驱赶鬼魂的话：

如果你是善良的鬼魂，跟我说！

如果你是凶恶的鬼怪，快走开！

但这对鬼魂丝毫不起作用，人们照样还是听见那声音，于是人们除了谈论鬼之外再也不谈论别的。而且每个人还增添了一点内容：在楼梯上面人们发现了一只靴子，擦了油，锃亮的；另外一些人看见一个混身火焰的鬼怪从烟囱下来。

星期天，男人们在广场的井旁谈起这件事。他们说：“克洛迪荣，可怜的克洛迪荣，可是一个老实人，难以相信这鬼魂是他。”

“那么可能是谁呢？”

大个子夏尔——他是大家都尊敬的，因为他在身材高大方面和说话自信方面都超过所有的人——说：

“这还不清楚吗？既然他们抖动纸张，那一定是些公证人。”

“大夏说得有道理，既然他们抖动纸张，一定是些公证人。”

“是些公证人！是些公证人！”在迈亚安的街道上，人们听到的除了这句话之外再也听不到别的。迈亚安为这句话而睡不着觉，当人们谈到这句话时，他们身上都会因此而起鸡皮疙瘩。

“哼！我们会弄清楚的，那些鬼是不是公证人！”热罗姆先生冷静地说。

我的已故的叔叔热罗姆在拿破仑的时候，曾经在龙骑兵里服过役，他那时是下士。

简而言之，热罗姆先生给他的手枪装上子弹，然后悄悄地在夜幕降临之后，来到可怜的克洛迪荣的房子里藏了起来。他带了一盏有遮光装置的提灯，用他的外套把灯盖住，然后躺在两把椅子上，等待着那些“公证人”抖动他们的纸张。

突然间，簌簌！沙沙！这正是揉皱纸张的声音……我的叔父迅速地掀开盖住提灯的外套，他看见了什么呢？两只老鼠，两只大老鼠正从高处阁楼的木板下逃跑。

原来在这座房子里，正如人们在许多其他房子里看到的那样，有一个阁楼。热罗姆先生站在一把椅子上，在这间隐藏小屋的阁楼上确实无误地发现了一些葡萄树的干叶子。

看来，可怜的克洛迪荣在死之前曾经把他的葡萄干收了进来，并把它们摊放在葡萄树的干叶子上。他死了以后，老鼠把葡萄干吃了。葡萄干吃完之后，老鼠每晚还跑到叶子下面去搜索可能还有的葡萄籽。我的叔叔把葡萄叶子搬走了，然后躺下继续睡觉。第二天早晨，当他到广场上去的时候，农民们对他说：

“喂！热罗姆先生，你的脸色有点苍白呀！公证人来了吧？”热罗姆先生回答：“你们的公证人，是一些老鼠，它们抖动阁楼地板上的干叶子，葡萄树的干

叶子。”

那些老实的迈亚安人哄堂大笑起来。于是，从那天以后，村里的人再也不相信有鬼了。

(刘 新译)

[简评]

新的认知仿佛正在眼皮底下飞速地出现，以至于人们不及细细揣摩便被它推动着，一天热于一天，一步深似一步地投身于这尚存陌生的世界。米斯特拉尔以自己宽厚的视角，对生活进行了细腻精致的咀嚼，让人们从过去的社会事务中吮吸着继续进步与更好生存下去的智慧。

作为一种知识、智慧的化身，热罗姆演绎了探求真理的过程。热罗姆所处的环境，是一个文明与愚昧冲突的时代；而在精神上，热罗姆作为一个“醒”者，又势必会处在一种理性启蒙的阳光朗照之下，他不会自己产生喧哗和噪动，在生活的小事当中，他充满一种自己个人的宁静、成熟的看法，这与科学的冷静以及孜孜不疲探求真理的平和是多么的吻合。唯平和，才见其灿烂，现实生活常常是这样回答它的主人的。

在这个并不迷信亦不十分科学的世界里，人类活着总要处心积虑地逃避着某些误区，解释着个别玄妙。在小说里，并不愚蠢的市民不研究事实，一种人云亦云、见风就是雨的情性紧贴在迈亚安的大街小巷。在这里，我们不得不赞叹作者纯生活的自然描写，他严格遵循自然天序的生活流向，按着生活的本来状态来复现生活的各节枝，各片叶。我们在小说里看到的不只是迈亚安的居民，在迈亚安以外，在我们的周围，不是有这样一群群老实、惊慌、怯弱、胸无成见的面孔吗？

对琐碎、司空见惯的现实的反复描写，以及这种现实对人们的辐射，使任何一个人都不不得不去理解生活的凸凹。在各种司空见惯、琐碎的社会事务中走向新的文明、新的进步，

这应该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意思。

(王小山)

解 脱

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

[印度]泰戈尔

戈丽年轻貌美，出身于世代富豪之家，自幼娇生惯养。她的丈夫巴勒斯以前境况不好，但近来收入增多，稍有好转。当他还穷困潦倒的时候，他的岳父母怕自己的女儿受苦，一直没让她去夫家。过了好几年之后，戈丽才去了夫家。

大概是由于这些原因吧，巴勒斯总觉得俊美的妻子和自己同床异梦。这种猜疑使得他的脾气变得古里古怪。

巴勒斯在西部一座小城里当律师。家中没有一个本族人，因此对妻子独自一人呆在家里总放心不下，有时会冷不丁地从法院赶回来看看。起初戈丽对丈夫这种莫名其妙的举动捉摸不透。至于她后来是否明白其中奥妙，那只有她自己知道了。

巴勒斯还开始随意解雇家中的男仆。他不能容忍一个男仆在他家受雇的日子稍长一些。尤其是戈丽想减轻繁重的家务劳动坚持要雇的男仆，他更是